

隱逸傳 章丘縣志 六十二
陰荐其弟子胡鄆以自免年九十餘卒卒而
聖人李格非為之序立碑繡江之崖

穆賓

穆賓字廷秀其先河南人遷居章丘女郎山
之陽少有志操明黃老之道不樂仕進嘉遯
終身里中人無老幼貴賤皆稱曰君子熙寧
初卒年七十三洛陽王壽卿為題其墓表表
端有黃庭堅跋稱壽卿字畫之妙可嗣陽冰

董生曰太史公稱嚴火之士非附青雲不能
施後世庶穆兩處士即篤行隱君子哉然微
格非壽卿庭堅之序表題跋則其名湮滅無
聞又矣惡能至今若新其部山繡水相不朽
乎余又按復碑曾阨于兵之後為子孫所重
樹穆碑係原碑魯翁之篆山谷之跋可言兩
絕余為移置文昌祠每過頌之輒躍舞不自
勝惜搨手不佳致神物以公工掩價耳

章丘縣志卷二十

列傳十一

流寓

傳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東西
南北無異堂皇之履田園之涉夫亦何之
不可而必相羊扮揄之里憔悴桑梓之墟
以為暢快不亦媿此男兒鬚眉乎是以古
之君子或離兵燹或遘隙嫌或耽情於山

章丘縣志卷二十

列傳十一

流寓

傳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東西
南北無異堂皇之履田園之涉夫亦何之
不可而必相羊扮揄之里憔悴桑梓之墟
以為暢快不亦媿此男兒鬚眉乎是以古
之君子或離兵燹或遘隙嫌或耽情於山

水或浪跡于江湖多有脫屣故鄉甘心殊
域如巫臣宦吳范雎相秦鍾儀歌楚莊烏
吟越以王仲宣之江陵正平之武昌青蓮
之徂徠少陵之成都即如近日獻吉卜居
汴水用脩謫戍永昌孫生終身苕溪謝客
半生鄴下縱越烏胡馬不無北風南枝之
想而風景堪賞友好足驩亦咸裴回容與
樂而忘返不盡涕橫而氣憤也章城即非

人父者必化之方仙靈窟宅之所而有巖可
不聽父詔可觀有沃野腴田可耕以故名流
之何且蹠往栖託其間自展禽竇戚以下余
敵辯足飾一人焉鄭康成于宋得一太焉曰
人以言先于元得二人焉曰木虎况弟于
貢為右往焉曰劉大司寇蘇羽客葉布衣張
陽膾人肝風馱文采咸足表見余為收之流
魯人孔丘藉以昇呂山川粧點文獻固不嫌

通盜蹠聞之離信美而非吾土也
夫魯國之

言造語妄恣

下學士不公族展氏名獲字季禽無駭子仕
富貴子之三黜不去沒而其妻誅之門人遂
益畫鋪之愚為謚余按惠三黜不去而邑中
履幕下謁姓皆自謂惠後且其弟蹠遺跡亦
進避席反山豈邑去魯咫尺而惠當三黜後

亦嘗寄居此土而子孫遂家乎

甯戚

甯戚衛人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能自進乃
為商旅傭車適齊莫宿郭門之外桓公郊迎
客夜開門辟傭車者戚鉅牛車下望桓公而
悲擊牛角為疾商之歌桓公聞之執僕手曰
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而歸賜之
衣冠戚見桓公說以合境內明日說以為天

下桓公大說卒於以為卿邑中有寧戚城余
意非其叩角之地或其食采之邑也

漢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師第五元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因
西入關見馬融盡質諸疑義即辭歸歸而學

徒相隨數百千人後黨事起杜門不出國相
孔融深敬玄語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
公鄉玄後先應何進袁紹辟往來函青徐冀
之間嘗寄居費堂嶺箋詩書嶺下有草如薤
七人名曰鄭公書帶草云

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官至參知政事

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即姓朱讀書長白山醴泉寺嘗煮粥作四塊早晚斷葷數莖啖之見窘金不幾及為西帥乃語僧出金繕寺登第時名朱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世傳其復姓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為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于陶朱余按文正公先愛後樂出將入相與韓魏公齊名而其少年流落坎壈乃其變而謂天降大任于是人者

邪

金

木虎通弟道

木虎通弟道丞相高琪子高琪為相頗為揆後以罪死而當時用事之臣方脩舊怨欲甘心通兄弟通惧因與其弟携家亡命至章丘寄居焉其後子孫去虎留木今邑木姓其後也族頗蕃衍

董生曰孟子云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嗟呼此固展柳二氏所願尸祝為祖也戚故竒士其遇桓公竒歌亦竒然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康成醇儒希文名臣然皆羈旅此土獨黌堂嶺醴泉寺割入別邑不免為殺少許風景耳木虎兄弟即未必蓋前愆然嚮今戀棧豈重遠徙若敖氏之鬼餒也久矣逃名易姓卒昌大其後迄三四百年無恙亦庶幾能保世元宗者乎

國朝

劉應節

劉應節號白川萊州濰縣人嘉靖丁未進士材望藉甚所至以宦業顯揔督薊遼大為虜人所畏服轉刑部尚書萬曆己卯上疏自乞歸歸而道出章丘見其山川盤踞因稍稍置善田宅為終焉計而先是用徽人吳定石議

已遷封君墓于城東長白楊緒之間居二年
歸濰縣亡何卒不果其志

蘇洲

蘇洲即雲簑道人杞縣人幼落魄江湖嘉靖
丙午寓居章丘與李太常開先遊洲工琴工
琵琶能歌吳曲妙有青娥遺韻又善草書大
至盈丈筆勢飛動見者驚謂顛素復出嘗作
風入松八十一闋譎怪變幻皆非人間世語
好雄飲醉後袒臂大叫旁若無人李太常為
作傳謂洲雖狂誕簡傲不近人情終是異人
余問之邑人士亦云

葉溶

葉溶號小塘徽州人少習孫吳家言與曾襄
愍謀復河套襄愍以讒遇害溶匿姓名往來
燕趙齊魯之間與琅琊丘少宰夷維劉司寇
善萬曆甲午寓居章丘年七十九矣聞倭亂

欲上疏自劾余間與之杯酒譚邊事娓娓若
聚米所著內外策二十餘篇余取閱之皆非
老生常譚為錄其副本藏之篋中

張自慎

張自慎字敬叔商河人少為邑諸生負才藻
落拓不羈去而來車丘即家焉遊李開先太
常之門太常不輕推轂頃亟加鑒賞曰老夫
衣鉢須此子張大之自以工詩工文而其得

處尤在金元樂府嘗著雜劇三十餘種藁
散佚不存余間索其散套并雜劇三四種
讀之才情蕪美非俗相參真一代妙品也太
原萬伯脩每向人輒曰北曲一眼海內索一
鮮人不可得眼中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蓋自
慎別號其為名流所獎重如此

董生曰劉白川先生歷仕三朝號一時才大
臣然邑人士皆稱其為人博大長者也蘇洲

葉溶張自慎此三人者皆畸人余不識洲面
孔何似溶與自慎則余時與杯酒接殷勤者
夫溶之經濟自慎之詞賦寧渠出縉紳先生
下乃其顛毛皆如此種種矣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余謂二子將無似
之

章丘縣志卷三十一

列傳十

列女

傳曰禮忌再醮詩取同穴蓋人人能道之
余謂笄弁者流生長閨閣經緯機杼目不
睹尺素之文耳不聞師儒之訓而欲責以
匪石概之靡他豈以婦人之義從一而終
一與之醮存亡以之者乎故梁高之鼻可

葉溶張自慎此三人者皆畸人余不識洲面
孔何似溶與自慎則余時與杯酒接殷勤者
夫溶之經濟自慎之詞賦寧渠出縉紳先生
下乃其顛毛皆如此種種矣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余謂二子將無似
之

章丘縣志卷三十一

列傳十

列女

傳曰禮忌再醮詩取同穴蓋人人能道之
余謂笄弁者流生長閨閣經緯機杼目不
睹尺素之文耳不聞師儒之訓而欲責以
匪石概之靡他豈以婦人之義從一而終
一與之醮存亡以之者乎故梁高之鼻可

割紀配之指可斷長卿妻之耳可刃捷為
婦之髮可截而兩髦之約不可負二夫之
恥不可蹈也章城既多士行亦茂女德金
元之上寥邈無聞

明興以還始多可述余間案之其神情散朗
何必不減謝家女清心玉質何必不減顧
家婦獨其彰勁心于繁霜表貞期于橫流
悼死莫迴眉生匪吝或存貌爾于身後或

侍亡人于地下或先儂而絕脰或後伯而
挺標或齒三尺以如歸或甘四壁以如飴
跡其鐵腸石心蘭性霜操不無墮壯夫之
淚銷才士之魂然追蹤栢舟貽美彤管子
政元凱或有取爾豈與三月歌胡惟見爭
新之飾一朝辭漢曹微恋舊之情者同日
道哉

盧氏

盧氏房玄齡妻玄齡微時病且死謂盧曰吾
病革爾年少不宜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
剔一目以見志會玄齡愈禮之終身封梁國
夫人

劉氏 王氏 王氏 晉氏 王氏

劉氏尚時中妻大定四年七月奉旨建坊

王氏游貞妻天歷二年九月旌表

王氏劉聚妻天歷二年八月旌表

晉氏馬榮妻至順二年十月旌表

王氏趙讓妻至正壬午八月旌表

董生曰梁國夫人剔目事甚奇舊志不載而
通志列之青州部中余為表出冠之列女之
首夫以勝國淫風靡靡而邑中三五婦女輦
能自振拔可不謂庸中之佼佼者哉獨其苦

節頭未不少概見惜夫

國朝

申記兒 楊氏盛兒附 張氏

楊氏 孟氏

申記兒者舊軍鎮民家女也記兒生而艷年十六端莊沉重不苟言笑正德辛未山東盜起所在掠子女王帛將至鎮鎮中士女皆走避賊記兒亦走避賊不及被執賊渠魁見記

元大喜百計誘記兒記兒固卻之且罵不絕口渠魁乃大怒曰何物女子倔强迥耳吾獨不能俾刃汝腹中邪記兒遂遇害邑人袁公冕為作申貞女傳正德戊寅

表其門曰烈女坊

楊氏者邑人楊一元之女也少室于邑諸生妻守身以和婉孝謹聞嘉靖戊午守身疾且革楊以身禱弗愈乃向前絮涕言曰天平竟

促姜生今不起乎妾義不忍姜生死妾獨生
姜生嗚咽首肯者再竟死死則楊號慟忽絕
絕復甦甦復絕如此者數四夜入卧內闔戶
自縊母氏覺而破牖扶垣救之得不死楊復
絮涕向母言曰兒欲從亡人地下詎不得為
母留母不聽防閑甚嚴楊時撫棺痛哭咄咄
若與姜語諸侍兒皆感泣楊曰人言螻蟻貪
生我則苦生而樂死若屬柰何以苦事強我

諸侍兒益感泣而盛兒尤甚閱四月楊戒諸
侍兒往祭墓而身自留盛兒侍諸侍兒甫出
楊即浴身理髮自縊于棺側盛兒亦自縊楊
氏之旁若生前侍立然比諸侍兒墓返楊與
盛兒肉寒久矣邑人士無論識不識環廬而
吊者如市李開先大常為碑記至萬曆戊子
歸安茅公具狀以請直指毛公督學吳公竒
其事特疏于朝

勅賜廟額曰雙烈

張氏者董正道之妻也正道邑諸生天死時張年二十九即感激縊死正道之旁督學屠公已批允表揚尚未奏請于朝

楊氏者韓震吉之妻也震吉少而業儒學將成忽遘厲疾委頓將殊呼楊語曰若能從吾地下不楊泣應曰能後一日韓竟不起楊一號即絕迨夜甦遽命婢呼舅姑語曰新婦業

已許亡人死不得晨昏奉舅姑歡舅姑幸善自愛無念新婦新婦終不令亡人孑然地下舅姑泣止之不從強之食輒吐曰母苦我于是舅姑謀召楊母兄諭之楊見母兄語苦忽指幼女給曰兒幾誤兒幾誤未亡人而死死者誰為未亡人而不死死死者因抱女卧榻上衆以為楊果不死名就寢頃起覓楊則已自縊東壁下矣邑人士文之間于縣歸安茅公

業具狀當道高其門兵憲尹公樹碑墓左萬曆二十四年奉旨豎坊表其門

孟氏其夫為于登采本縣民登采病危氣絕氏即入他室自縊死登采越日復甦至今無恙

董生曰聞正德辛未山東盜起時女子有被污獲厚利者後自賊中歸揚揚意得其被固視生為榮哉以觀申記兒犬豕不食其餘夫申記兒可謂死而不死者矣西楊氏之死後先若一轍而姜楊氏至義感侍兒與之俱死其事更奇偉可傳張氏夫死而死孟氏死而夫不死皆慨慨有烈丈夫風或乃曰慨赴死易夫諸烈婦之死亦何容易哉

華氏 呂氏 逯氏 徐氏 明氏

劉氏 鄭氏 李氏 于氏

弭氏 高氏 夏氏 魏氏

張氏 畢氏 李氏 馬氏

姜氏 李氏

華氏劉瑁妻嘉靖年表揚

呂氏鞏朴妻

逯氏唐介妻

徐氏劉巨相妻

明氏謝九道妻

劉氏者王鳴鳳之妻也鳴鳳故時氏年纔二

十四守志終身

鄭氏季太妻

李氏謝九棘妻以上俱嘉靖年表揚

于氏者逯經生之妻也氏自經生歿矢志孀

居足跡不出大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

三日不舉火隣人饋之粟堅卻不受隣人報

縣縣官為遺米一石方得存活嘉靖間長清

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廉氏苦節狀登

門求一見鄰嫗勸之出氏曰孀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決意不見武拜于門外嘆息而去

弭氏于齊妻氏無子家貧甚願誓不他適非緝紡縫綴所獲雖至親饋遺亦不受累歲一衣易日一食習以為常氏有姊富家婦也憐氏衣敝為製白布衣一襲遺之氏曰我嫠婦也不出戶不見人衣敝何害竟卻之其固窮類如此

高氏楊進妻隆慶年表揚

夏氏太學生郭蘭妻蘭故時氏年二十一歲奉養繼母教訓幼男足不踰閭外者四十餘年直指毛公扁其門曰貞節

魏氏生員李黃中妻黃中故時氏年二十二歲子女俱無見年八十四歲直指毛公扁其門曰苦節

列女傳
卷之四
張氏丘金妻已經察院表揚

畢氏周一相妻未經表揚

李氏生員潘兩田妻兩田故時氏年二十二歲勤紡績養舅姑守節撫孤已經三十餘年

馬氏生員劉思仁妻思仁故時氏年二十歲

有一子纔兩月氏撫男守節終始不變已經

四十餘年

姜氏縣民王遜妻氏年二十二歲適故苦

四十餘年撫養孤子已經成立

李氏縣民孫韋妻氏年二十八歲韋病故無子女堅志勵節日以紡織度日

董生曰余讀定山節婦詩至自憐薄命同衰葉不掃婦眉嫁別人未嘗不泫然泣下也嗟呼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正叔旨哉其言之矣章城以節婦稱者后先亡慮二十人

要皆有栢舟陌桑之風焉何纍纍也余為

列女傳
章丘縣志
諸節婦傳輒擊節獎賞不置然亦腸斷者屢
馬

章丘縣志卷三十一

列傳十三

仙釋

方伎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曰青牛西往家尋玄聖之蹤白馬東來
戶守覺王之印瑤池圓海幾奪儒宮金粟
曇花徧迓震旦然要皆未登佛果妄慕丹
丘廣樂清鳥既墮魔境祇舍恒沙更落理
障而猶高標日月藐薄鄒魯假令殫如何

列女傳
章丘縣志
諸節婦傳輒擊節獎賞不置然亦腸斷者屢
馬

章丘縣志卷三十一

列傳十三

仙釋

方伎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曰青牛西往家尋玄聖之蹤白馬東來
戶守覺王之印瑤池圓海幾奪儒宮金粟
曇花徧迓震旦然要皆未登佛果妄慕丹
丘廣樂清鳥既墮魔境祇舍恒沙更落理
障而猶高標日月藐薄鄒魯假令殫如何

之樹燃無盡之燈真見如來果分混沌則
將置儒者于何地哉余嘗譬儒于人譬仙
于神譬佛于鬼雖皆宇宙間不可磨滅之
物然鼎鼎世界而朝仙夕釋是奇相阿旁
共人接裾而白日行市也亦大不經足駭
矣章丘古號文學之鄉美紫乘青故不概
見廬得葆光子長春真人余不知其于古
竊挑牧羊負龜辨鹿茸何以跡其鍊神服
氣透關灌骨亦可言蟬蛻聲利之中自致
寔區之外者焉

葆光子

葆光子姓郭不知何許人嘗居三陽洞學鍊
神服氣之術士人相傳于此成仙

郭志空

郭志空金人字超然號長春真人嘗遇異人
秘傳真法遂長坐不卧善運氣有時化為靈

風通透關節有時化為玉液灌溉骨骼神幻
變化不止一端聞于朝賜金冠錦服今城北
六十里有村名郭太師菴志空之菴與墓在
焉舊志云即苾芻光弟子號明德真人

董生曰仙佛之學非如世間所稱男女黃白
及輪迴因果之說要指歸于清虛澹穆清虛
澹穆故可以死可以不死葆光子長春真人
其可以死可以不死者邪抑別有幻術邪

方伎通

傳曰子長不廢扁鵲淳于意孟堅不廢京
房焦延壽蔚宗不廢栞巴費長房唐文皇
不廢辛靈鳩摩羅什豈百家衆伎固有歟
造偏至而不必一切概之大道乎余為章
丘志諸例近備而獨缺方伎竅後始得陳
得祥又因得祥得杜世威世威以術得祥
以醫余不知視前諸君子何似然其中類

方伎傳
重刊三
傳
按神奇不與俗同因補方伎傳

杜世威東錦之類在人其術不知從何異人授受而能辨召鬼神若取諸懷袖嘉隆之季名動海以西白川劉公月林丘公屢試其術皆奇驗大加敬重敬薦之

朝世威固辭萬曆年間卒于家里人至今能道之

陳得祥東錦之普濟人少好文學嘗遇一黃

章丘縣志卷三十三

列傳十二

奸雄

傳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故越椒餒若教之鬼食我斬羊舌之祀巨君血沙麓之宗處仲圯瑯琊之族蓋皆宇宙之凶德山川之沴氣狼子野心流村當年覆轍穢跡遺訕身后矣章城負海岱之區當濟漯之交

方伎傳
重刊三
傳
按神奇不與俗同因補方伎傳

杜世威東錦之類在人其術不知從何異人授受而能辨召鬼神若取諸懷袖嘉隆之季名動海以西白川劉公月林丘公屢試其術皆奇驗大加敬重敬薦之

朝世威固辭萬曆年間卒于家里人至今能道之

陳得祥東錦之普濟人少好文學嘗遇一黃

章丘縣志卷三十三

列傳十二

奸雄

傳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故越椒餒若教之鬼食我斬羊舌之祀巨君血沙麓之宗處仲圯瑯琊之族蓋皆宇宙之凶德山川之沴氣狼子野心流村當年覆轍穢跡遺訕身后矣章城負海岱之區當濟漯之交

萬山鬱繆百脉長流豪傑固爾代興奸宄
亦或間作其中靖譖庸回服詭蒐匿口不
道忠信之言躬不則義禮之行蜂目已露
豺聲欲振睥睨社稷荼毒生灵封豕長蛇
未能譬其亮忍窮奇擣杓統足方其饕餮
如柳跖之雄橫則赤眉黃巾之先驅也陽
虎之傾險則崔杼慶仲之同儕也輔拓之
背逆則英布彭寵之後塵也生為亂人沒

冠雙鬟方瞳傾蓋語合得祥邀至家因盡授
太素脉訣復語之曰世所傳脉經脉訣大謬
汝持此遊人世可無兩手後數十年當遇我
而里中人沿習尚陽生說不肯信迺北走燕
始落落難合後共醫益奇驗名暴起遂傾諸
國手塞上縉紳迎之無虛日今歲歸里謁予
予試其脉應如響恨相遇晚也顏其門曰長
桑真脈

董生曰以余所聞杜世威豈費長房後身乎
然長房以術敗而世威以術終相提而較末
矣跡得祥之貌尋常儻父耳顧其診脈死生
禍福若懸祖龍之鏡又何奇也史稱長桑君
授秦越人禁方飲上池水二十日得祥所遇
黃冠安知非長桑筆也耶信醫多詬得祥弔
詭不經夫知我者希則我貴得祥何病焉

為厲鬼千載而下猶思獲其皮而食其肉
余也夙稟鷹鷂之志敢寬斧鉞之誅又惟
蹠之勇虎之智公柘之驚悍假今正其心
術端其行詎非佐治之名臣即戡亂之能
將然不為麟為鳳而願為虺為蛇豈其擇
術不審卒為世所唾棄乎先儒有言才者
天下大利大害君子以之行忠小人以之
濟奸嗟呼有才而第以濟奸夫亦安用此

才為矣

黜

陽貨

輔公柘

盜黜柳下惠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所過
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與柳下
季為友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必能詔其子
為人兄必能教其弟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
為盜黜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丘竊為先生
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

玄聖遊能詔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弟若子
居有川弟不受兄教雖令先生之辯將柰
懿士往為人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拒
于淫俗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范希文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
明得四人見盜黜盜黜乃方休卒徒太山之
山人其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
寓傳政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

其漂泊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周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

柳下稱文武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使天
魯為士師罪大極重疾走歸不我將以子肝
從其誅以饜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李願望
有展柳二者復通盜蹠曰使前來孔子趨而
在境內蹠走再拜盜蹠盜蹠大驚其足

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
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少長貴賤見而皆說
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
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
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
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
中黃鍾而名曰盜蹠丘竊為將軍恥為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此
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盜蹠大怒曰丘
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
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曰此吾
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

我以大城衆民之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育
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子
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絕滅非
以其利大故耶今子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
脅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
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
乃謂我為盜蹠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教子路菹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升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為魚鯨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為天下笑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

隙也不能計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達者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參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有行色得微往見黜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黜得無逆汝意君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疢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
哉蹠之徒嘗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
遠而無有道耶夫忘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人盜者天下未之有也蹠暴虐
恣睢竟以壽終

陽貨一名虎李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攝政
陽虎執國命定公五年夏六月平子率桓子
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石弟又囚桓子
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六年丁未侵鄭往不
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
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
文子謂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蹠之君
姑待之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
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秋陽虎又
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衢七年齊國夏伐魯陽虎御季桓子公
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
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
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
還不敗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
於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

亂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締于
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
曰癸巳至成宰公鉏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
必及於子請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
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
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
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

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
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
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
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
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側
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
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
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歆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謹陽閔以叛九年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魯伐陽閔陽
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
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下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
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
所欲顛覆也嘗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
乎齊侯囚之後逃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以
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
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

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
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
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
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
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
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
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

女... 卷五... 六十四... 信
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
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
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
一世可知也

輔公柘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
伏威兵寢盛自號總管以公柘為長史賊李
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柘以精卒數千渡江
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柘選甲士千

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卻者斬
公柘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
皆決死鬪公柘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
其衆數千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
公柘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
伏威與公柘少相愛及兄事之故軍中呼輔
伯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闞稜為
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柘為僕射陰

解其禍公祐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
偽學薛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祐居
守復令稚誕握兵副之陰誡曰吾至京不失
職無容公祐為變後左游仙說公祐及會稚
誕以疾卧家公祐奪其兵給言伏威移書令
舉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即陳故宮都之孫
王稚誕署百官以左游仙為兵部尚書東南
道大使越州總管增脩器械轉鎮會稽遣將徐

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家壽陽詔趙郡王孝恭
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
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絲淮泗討之孝
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
攻揚子城降偽將龍龜遂據揚州公祐復遣
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
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
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

百騎奔丹陽公柘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
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偽將吳
騷孫安謀執之公柘棄妻子斬關道與腹心
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斬之傳
首京師

董生曰蹠與惠何聖狂懸絕甚也或曰孔子
不與蹠同時蓋在周厲言一以見小人敢于
侮聖人一以見古今大奸惡非聖人所能化

而入耳獨其詞辨博可喜故節畧而錄之陽
虎好亂樂村所至傾國然季氏逐昭公而虎
囚季氏盖天假手以報季氏所謂君以是始
亦以是終者乎公柘據其才勇當在伏威雁
行始相慕遊終相乖背張耳陳餘之事畧可
譬焉

章丘縣志卷三十四

列傳十四

襍錄

錄曰余間覽劉子政襍記楊子雲方言郭
子橫洞冥記張茂先博物志多譎幻不經
而吊詭者猶有取焉至比之露羨風翔髮
慢蠶錦用為談助豈真嗜痴蠟夜之癖不
足憑依乎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章丘縣志卷三十四

列傳十四

襍錄

錄曰余間覽劉子政襍記楊子雲方言郭
子橫洞冥記張茂先博物志多譎幻不經
而吊詭者猶有取焉至比之露羨風翔髮
慢蠶錦用為談助豈真嗜痴蠟夜之癖不
足憑依乎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生曰道在稊稗
在瓦礫在屎溺故辭登瑰璋齊諧何減殷
盤事涉經竒虞初無謝漢史余既為考若
千卷志若干卷列傳若干卷而更益以禱
錄十餘則政竊比莊生太史之意若其荒
唐支离或詭于大道固弗論耳

臨濟妬婦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人始中劉伯玉妻段

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

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

何以水神羨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

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

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遂終

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懷衣柱柱

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

其神亦不妬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

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沙彌二桃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
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峴聽聲稍前忽見
一寺門宇炳煥遂求食寺中見一沙彌摘一
桃與霄須臾又與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
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
和尚已二年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長白女郎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羅
什弱冠被徵詣州夜經于此忽見朱門粉壁
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
崔郎什恍然下馬入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
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
君先行故歆相見遂與什入温涼室內什遂
問曰魏帝與尊公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

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事悉與
魏史符合

彥頴女妖

宋乾道間章立暨彥頴省親臨濟回托宿邸
店倦憇房內一女推戶入問為誰密對曰我
南隣京氏處女知爾至此竊相就暨喜留宿
因隨歸里情好轉篤日曰京娘歲餘出遊野
外見一老翁者大慟曰未知我父母為我添墳
一土否衆駭而叩之不肯言晚歸語暨曰我
實非人死未久但精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
君有夙契得諧伉儷茲暫別明年今日當再
會面於郊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

費山蠶穀

費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數年一次出
晒種於地回頭即穗黃謂之回頭黃又洞中
仙人養金蠶後常有拾金蠶者故名

趙公除狐

章丘城中有張姓者其妻為妖狐所惑冥啾
晝嘯縱焚肆屠兵刃所加無如之何民控訴
侯侯為文告之城隍狐給婦曰汝官告我我
無所懼但我亦不欲居此即遁去無迹矣

北山雲蓋

女郎山頂相傳每大比之歲七八月間有雲
如蓋以蓋之多少卜中式名數累科驗之皆

然

荆山藥泉

城東十里許小荆山下有泉極清冽里人相
傳能愈病邑人有疾輒不遠數十里汲水飲
病人往往有愈者泉在寺中即聖泉西流入
漯河

東陵石醫

東陵山下大石高丈餘有神異不時化為人

行醫邑中嘉靖初年嘗化一男子假星命自
 號石大夫至渭南劉家是時前令鳳池公方
 為諸生見其支干即下拜曰我父母也異日
 登第必令吾章丘鳳池謬然後果登進士謁
 選得章丘跡其人父老並不知夜石見夢曰
 我非人東陵山下亭亭大石即我也鳳池因
 往祭其處留詩刻之為立廟邑人有沉疾多
 往祈禱輒托之夢寐為人醫無不立愈蓋一
 咄咄怪事也

章丘八景

危山聖井在城西南四十里其高數仞井在
 山巔深僅三尺

繡江春漲繡江在城東一里許其源出於明
 水真東西兩麻灣百脉泉春融水漲漣漪可

觀

百脉寒泉在城南二十里明水鎮龍泉寺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池澗丈餘內有泉百餘水泡出如貫珠

蠶堂夜雪蠶堂在長白山乃范文正公讀書處每遇夜雪清致倍常蓋景以地勝也

錦川烟雨本縣有東錦川西錦川兩鄉樹木交襍每遇烟雨望之如錦

龍洞薰風龍洞在城西七十里其深莫測常有薰風乃其異也

白雲晚棹白雲湖在城西十里周圍六十餘

里內有蒲葦菱荷芡藻并魚船若干隻遊人

晚棹如在畫圖

東陵晚月東陵山在城東二十八里山秀而高得月獨多

董生曰沙彌女郎蠶穀女妖皆魍魎魍魎與人死精侵不散者為祟耳不足駭異至臨濟妬婦咄咄大怪事夫家有妬婦猶國有妬相唐李林甫宋秦檜最類之秦誓之惡媚嫉有

以也至除振望雲與八景之類皆世俗侈譁
以為口實者故附之襍錄之後

章丘縣志終

章丘縣志後序

章丘為濟南屬邑其戶口
繁衍人物炳燿名山大川
之盤鬱闕文麗篇之森列
在東省為稱首昔固有邑
乘識之先後纂修不一而

其見行志則祝侯假一學
究之手所成者私逞宵臆
妄意增減而色乘遂至濫
觴祝侯而後上下六十餘
年其間率多殘闕莫稱邦
典問俗者將奚考焉歸之

茅鹿門氏海內所稱名
以其子二岑率茲邑慨然
有纂脩之志會二岑以
內召行其事遂寢興唐重
侯自結髮來業登作者之
堂籍甚孰林父矣壬辰成

進士越明年冬遷補章邑
邑之薦紳父老咸相慶曰
我侯來矣邑乘其在斯乎
侯甫下車薦紳父老輒以
志請侯笑謝父老蓋百冗
蝟集未遑他務乙未秋

通人和官有餘暇薦紳父
老復及門申請如初侯乃
毅然任之曰邑志久闕文
獻無稽邑之闕典亦守土
者事也乃命二三宿儒使
分討簡閱胥史一二人使